

执念也好

茯远居门口。

「泽尹君。」

泽尹像意识到什么似的，悄无声息地松开了她的手，「何事？」

「能否救救阿慧？」

泽尹回过头来看她，缓缓道，「魂魄毁灭的仙者，是救回不来的。」

「可你，你不也不放弃找茯夏大人吗？」阿因虽不愿触及他心事，却也只能借此说服他，「她是因我而死，能不能把我交由东荒王来处置换取阿慧的性命？」

阿因知道，自己是在逼他，可预计的一番发难没有降临。

末了，泽尹拂袖离去，扔下了句，「你真当本君什么人都救？」



阿因落寞地笑了笑，这个一见面就跟自己大打出手的人，恨不得不去招惹的人。她何时依赖起他来了？是那次自己挨鞭子时他救下她，不顾众人眼光将她带回茯远居，还是今日他连明眼人都看得出地偏袒她。让她产生了不该有奢望，得寸进尺。

傍晚，暮色染上天幕。

泽尹在书房运笔泼墨，心里却少有地一团乱麻。

今晨，冰魄剑的动静引他到蕙芷殿。

行云流水般的剑姿，远远绰绰望去，他几乎在一瞬间，以为他的渠因回来了。

当初，他们在凡界初识没多久，他少年意气，没皮没脸地跟着她行医。

渠因有次来了兴致，拿着他的冰魄剑，耍玩般地走上几招几式，潇洒肆意。

他坐在一旁喝酒，看她舞剑。

「泽尹，这把剑送我。」她看上去饶有兴致。

「好啊，叫声叔来听听。」

下一秒，冰魄剑差点砸到他脸上。

后来，他要送她冰魄剑时，她反倒赌气般地不要了，也再未碰过冰魄剑。

可是，今日那身影，不是她，为何不是她？

泽尹手里的毛笔一顿，在宣纸上溢出墨汁。

他心情烦躁地走出书房门，不知不觉，走到了暂且派人安置阿因的房间，在茯远居的西座。

迎面一个人冒冒失失地撞了上来，见是泽尹，忙跪下行礼，「小.....仙初七，冲.....冲.....撞了泽尹君,请泽尹君恕罪。」

「你这套动不动就跪的礼节，在凡界是跪死人的，」泽尹嘴角露出笑意，「当然在这你也可留给东方闽。」

在东荒，敢这样拿东荒王寻开心的，唯有泽尹君一人。

初七弄了半天才明白他没有怪罪自己的意思，慢吞吞地站起来，小声嘟囔，「凡人不是也跪他们皇帝吗？也跪妃子。比自己地位高的辈分高的都跪。」

「你知道的倒是挺多。」泽尹想着这人怕是没少往凤桐殿跑，桐是个爱听书的，东荒仙界的有名的说书人都是她的座上宾，而宫里的奴仆杂役闲来无事也会去凤桐殿围观。

「你来所为何事？」

他一向爱清静，住处仅仅只有仆役几人，只负责洒扫庭院之类日常琐事，所以他并不奇怪初七进得了茯远居。

「小仙.....」初七看见泽尹略微皱眉，赶忙改口，「初七奉德墟尊者之命，来看望清嘉公主。可不料公主不在屋内，因而正匆

忙要赶回去禀报尊者。」

「你没有见到清嘉公主的事情，不可外传，」泽尹仍能感受到附近阿因的气息，她并未走远，「你只需回去告诉德墟，晚些时候来茯远居一趟。」

「是。」

靠着感知，他很快便找到了阿因。

她没有出茯远居，只是坐在后院一石头上，望着池子出神。

风轻轻拂过，池面上的倒映着霞色。

她换上了素淡的衣裙，纤细的背影像是融在山水画卷里。

泽尹细细回想今日所见，恍然感到诧异，心里长出异样的情感。

住在清嘉躯体内的魂魄是何人？为何能讲出他曾说过的话？

「为仙者，为一神族之储君，说是慈悲，说是大爱，竟能为了妒意去杀人。」

曾经，他说，「天族，说是大爱慈悲，，也能为了私利残害无辜。」

「可也有人在意她啊，这说法，我讨得了，便会为她一试。」



曾经，他说，「渠因，你们口中的茯夏，背负着天族和魔族最痛恨的血脉，十灭殿的这笔债，我讨得了，便会为她一试。」

只是巧合罢了。

她说的话，还有自己在她身上看到渠因的影子，都是巧合。

可若想知道，也是有办法验证。

若是她，她该如何面对过去那段晦暗不堪的回忆。

若不是她，他自己又该是怎样的心情，期待再一次落空。

罢了，光玄那家伙，还不至于玩那么阴.....

「阿慧的事情，我是救不了她，但是你可以。」

阿因闻声抬头，泽尹站在她身侧，「我说过，你给阿慧的那颗丹药，能涨万年修为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晚上德墟会来一趟，让他告诉你，」泽尹笑道，「你的游魂身份，怕是他也早就知晓了。」

阿因心想，自己如此小心翼翼，周围的人却一个都瞒不住。

「多谢。」

池边静悄悄的，唯有风声。



泽尹并未回应，半晌，「茯远居没有什么规矩，你若想出去走动，告知是我允诺的便可。」

阿因唇边浅笑，这话是要留她？

她怎不知泽尹是为救她，可是在他身边，心中有些虚妄怕是要烧得越浓烈些。

这点她早有所察，却不以为然，后来凝视着这川池水几个时辰，算是想明白了，自己原先急着辞别德墟要离开东荒，内心深处原是因为这不争气的缘故。认定要是逃离开他，就能了断尚且不深的念想。

阿因站起身，「虽是因泽尹君我免了牢狱之灾，可东荒王一定会有心结，顾如卿和桐的婚事会受此影响。」

「你可知极寒之狱是什么地方？」

听他难得含着些怒意的语气，阿因表面不在意地笑道，「反正不会是什么好地方。」

既然终是虚妄，何必等到虚妄化作执念？

「你！」他心里却没来由的有几分恐惧，「东荒和天界，其中那堆利益纠葛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就算今日没了你，东方闾也不会打算把桐嫁给顾如卿的。」

阿因怔怔地看着他，她自认为意若磐石，却不敌他后来的一言，「留下来。」

池面上水纹的波痕，好似在她心里撩拨。

此刻他狭长俊俏的眼里，只有她一人。阿因觉着这时刻大抵是值得用石碑镌刻下来的，铭刻永恒，哪怕日后虚妄化作执念，执念化作灰烬。

德墟是翻墙进来的，摔了好大的动静。

「你难道不懂得穿墙术吗？」阿因叉腰，歪着头看躺在地上的德墟，好歹算个道行高深的仙者，「还有，为何不走正门？」

「为师怕给你添麻烦，」德墟在她搀扶下站了起来，着急地上下打量她，「泽尹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有没有欺负你？有没有——」

「不行，你不能跟他待在一块，他要有什么企图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」他越说越不放心，忙要带着她离开，「走，为师保你也是一样，东方闽不会轻举妄动的。」

「他能有什么企图？」

阿因看着德墟一脸丰富精彩的表情，忍不住扶额，这究竟是误会了什么啊？

「不说这些了，师尊你有办法救阿慧吗？」

「就你昨天带来的那个？」德墟带着歉意，「对不起啊，徒儿，这魂魄消散，即便是仙者也是死透了。」

「若是她吃了你在天界时给我的丹药呢？」



「什么？！」德墟大惊，心里在隐隐滴血，「你可知这丹药是为师腆着老脸去求太白的配方，花了七七四十九天，用了无数珍贵药材才熬成的啊。你竟然给了别人，虽然你师娘常说我小气，可这件事情真不是为师小气.....」

阿因左耳进右耳出，听完他的滔滔不绝后，「所以能告诉我要怎么救阿慧吗？」

德墟看她乖巧的笑容，心里气消了一半，叹了口气，「这丹药能起固魄之效，你拿着搜魂瓶去把她魂魄收回来，然后贴上转命符，就能送她入轮回再次修炼了。」

德墟变出一只白瓷瓶和一张符纸，交到了她的手上。

「这原先是为我准备的吗？」

德墟一愣，终是笑道，「你都知道了？」

阿因点点头，向他行了个礼，「多谢师尊。」

德墟忙把她扶起，朗声笑道，「徒儿这是作甚，事情再大，都有光玄顶着。」对她的态度，没有丝毫改变，若不是他接下来一句，她差点以为方才是自己听错了。

「阿因，是个好孩子。」

送走了德墟师尊，天色已晚。

阿因想着趁早解决阿慧的这块心病，正要出茯远居门，远远地望见一盏灯火。

这茯远居的仆从，还要守夜的吗？

走近一看，竟是泽尹，他提着盏灯，头一次见他穿墨色以外的衣袍，一袭雪白宽袍广袖，身长如玉。细看下，不同于顾如卿的秀美，却是一种少见的古朴风雅，月色仿佛都柔和上了几分。

阿因微微有些走神。

「走吧，不是要去搜集阿慧的魂魄吗？」还是他先开口道。

黑夜里阿因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声声似捣鼓，想问他是不是特意在这等她，又觉这话过于意味不明，只是点了头便径直往外走。

东荒宫夜里是有宵禁的，因而外面也是一片寂静，只有巡逻的卫兵来往。

沿途，不时有卫兵要上前盘问，却都见了泽尹君就默默走开了。东荒王说过，东荒的规矩，唯有他可不遵从。

原是这样，要是没了她，怕自己刚出茯远居门就被拦下了。

他们并肩走着，却也隔着些距离。

「你要去哪？」

有着泽尹这张行走的通行证，东荒王宫她想逛哪都行，阿因想着阿慧的魂魄最有可能去的地方，该是去找她放不下的人吧，

「先去膳房找小崔，没有寻到阿慧，就再去凤桐殿找夏琳好了。」

泽尹淡淡道，「膳房该往东走。」

阿因瞥见他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，首次痛恨起自己这不识路的毛病。

去东荒膳坊转了一圈无果，出来时，泽尹道，「她该是来过，方才感应到了。」

阿因并未失望，反而好奇地问道，「德墟说你们神仙有神仙的吃食，那与凡界不同在哪？」

「无非味道更淡些，种类更少些，一般是冷食。」他认真地回答，「而且神仙也可靠修炼维持体力，并非一定要靠食物。」

阿因思念前些天德墟带来的那些点心，「你吃过凡界的食物吗？」

泽尹微微颌首。几百年前，他和渠因在凡界忘尘谷隐居，鱼豚野味，山肴野蔌，皆可在渠因的手里成为山珍海味。他砍了柴，打了猎，最喜欢坐在厨房边的一棵槐树上，透过窗欣赏她做饭时专注的侧脸，是他不会忘却的画面。

阿因没有打断他的思绪，余光静静地注视着他，他或许永远不会知道，他此时的浅笑多么温和，与平时旁人眼中轻蔑不羁的泽尹君判若两人。

到了凤桐殿，桐见到他俩，略有些惊讶。阿因告知来意后，桐便大方地让巧巧带她去见夏琳。

她一走后，泽尹坐到大厅的座椅上，摆了摆手，制止住预期中桐的连环发问，「什么也别说。」

桐欲言又止，一肚子想问的问题，被他这么一截，实在憋得慌。

泽尹看出来了，因见她走来走去有些心烦，「只准问两个。」

「师父为什么要救清嘉公主？」

泽尹喝了口茶，「先前坑了她，还个人情。」

如此平淡的答案，有些无趣，只剩最后个问题。

桐索性直截了当，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

「师父是不是喜欢她？」

泽尹看了她一眼，低沉地开口道，「她若是渠因，我便是深爱她。若不是，一点点的喜欢都不会存在。」是啊，即便是一点点的喜欢，他都不会允许自己越界。

桐怪自己问了个更无趣的问题，以师父对渠因的真心，怎么可能再对清嘉公主动心呢？

不多时，阿因走出来，摇了摇头，「夏琳已经睡下了，还是没有找到阿慧的魂魄。」

两人跟桐告别之际，桐破天荒地阿因道，「清嘉公主，你暂住在东荒的日子里，我能有时去找你说说话吗？」

不用陪你的卿卿吗？阿因心里虽这么想，却也笑着点头答应，说到底，以前对桐有些膈应的感觉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。况且自己此行，就是为了帮她 and 顾如卿破镜重圆的。

离开凤桐殿，阿因有些失落，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明日从头找起，把东荒王宫翻了个遍也要找到！」她说完一番豪言壮语后，想起这一路都是泽尹陪着，难不成明天还要再劳烦他一次？不免有些不好意思。

泽尹倒不在意，「最后去个地方。」

「哪里？」

「鸿渊阁。」

「原来你在这里啊。」

阿因感知到她的气息，在自己曾住过的那间厢房门前。

「是来看我的吗？」阿因对着空气道。

风声萧萧，没有回应。

她拿出瓷瓶，一缕青色的精魂瞬间进入瓶内，她把瓷瓶封了口，贴上转命符。

手里捏了个诀，白瓷瓶在瞬间消失不见，只留下符纸慢慢燃烧，飘落在地上。

「珍重。」

听不到你的故事，可惜了些。

愿你再也不要碰上我。

再见，阿慧，何荟荟。

阿因在院中独自站了一会，终是朝院门走去，泽尹还外面在等她。

远远地，一道白色的身影在黑夜里格外醒目。

阿因唤道，「泽尹君。」

那白衣男子转过身来，并没有多大意外，「师妹，那么晚了，你在这作甚？」

「来找德墟师尊，」阿因笑了笑，「没事我先走了。」

「等等。」

阿因不情愿地站住。

「你现在连话都不愿意跟师兄讲了吗？」

「我没有。」



顾如卿敛了神色，「你还是恨我也好，怨我也好，我都接受。不过，我不希望你飞蛾扑火，借泽尹来.....」

他渐渐不言，阿因听懂了其中的话意，走近他，「你认为我是借泽尹君来让你吃醋？」

阿因却为原来的清嘉公主感到不值，「没想到你看轻了泽尹，也看轻了清嘉。」

「师妹，」顾如卿叹了口气，「普天之下，有谁不知他与魔族的茯夏有一段情缘？宁愿为了她放弃仙籍。你甘愿做茯夏的替代品吗？」

替代品，她个没有肉体的魂魄，做不了替代品。

阿因轻笑，「与你何干？我若可以是替代品，求之不得。」

「你！」

阿因看着他面色微沉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就可以知道在旁人听来，这话多么卑微入尘土，可是唯有她懂其中的苦涩。

她没有再言语，径直往外走。

泽尹见到了她，从树上纵身一跃，落到地上，「事情办妥了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泽尹打了个哈欠，满是困意地往前走，「回去睡觉。」



月色下，阿因悄悄凝视着他，心底许了个愿望。

愿在天界惩处之前，能一直待在他身边。哪怕得不到回应，哪怕往后生生不见。

虚妄也好，执念也好，在决定喜欢上你时，都能成作飞蛾扑火的勇气。

茯远居的藏书阁，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。

一连几日，阿因爱去那消磨光阴，因为她不知为何对医学典籍独独兴趣盎然，更是因为在这常能碰上泽尹，他总是坐在案边看书，或是写字，阿因习惯给他研墨。

某日，泽尹抬头，注意到她手上的医书，略微惊讶地问了她一句。她忙搪塞过，后来手里的医书换作了地理州志。她内心笑自己，想起那日在顾如卿面前大言不惭，说愿意当替代品，可究竟也是难做到。

后来，泽尹说自己是个大闲人，闲着也是无聊，教起了阿因下围棋。

阿因的进步是神速的，不久便能跟泽尹对弈。

「阿无，本君有时真想把清嘉公主的脑壳敲开，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神仙？」

在阿因连续赢了他好几次后，泽尹如此感叹，颇有点惊为天人的味道，自己的棋艺平日只有败在光玄手里过。

阿无是他对她的称呼，她说她没有名字，叫什么都好。

泽尹修长的指尖点着桌案，略微思忖后，认真道，「这样，日后你跟我去趟无忧宫，把光玄酿的酒都赢光光。」

阿因嫣然一笑，「我七你三？」

「五五分不好吗？」

光玄要是知道他们挖了个坑，就开始盘算起他的酒，估计要气吐血。

大抵最好的时光，就是此刻。

阿因和泽尹的相处，越过了她一开始的小心翼翼，隐藏心意，逐渐坦荡自然起来，能成为朋友，已是意料之外了。

夏琳进来通报，「清嘉公主，三公主来找你了。」

夏琳醒来后，被桐安排去服侍阿因。桐这些天，也常往茯远居跑，却不是找她师父，而是找阿因听说书，有时叽叽喳喳地两人就能聊上老半天。

阿因不知怎地，越跟桐来往，心里总生出亲切之感。

「就来。」阿因应道，放下手里的棋子，站起身来，「我今日就不奉陪了。」

「不就是那些个陈词滥调和烂俗故事吗，有什么好看的。」

泽尹撇撇嘴，看着她快步走出藏书阁，想着给桐的仙术训练是不是少了些，让她天天得空往茯远居跑。

忽然，他想起上一次有着抱怨时，该是六百年前了。

「快来快来！」桐站门口，见了她就忙招呼道。

阿因有些疑惑，「今日要出茯远居？」

「到灼华园去，」桐粉扑扑的脸上笑出两个梨涡，「今日是母后生辰，她在那搭了个戏台，谁都可以去看。」

阿因迟疑道，「不好吧，我仍是戴罪之身。」

「放心，母后，长姐，二姐，都不在那。」桐看出了她的担忧，「她们视看戏为低俗的事情，是不会屈尊去看的。」

「可是.....」

「别可是了，走啦，」桐拉着她往外走，还不忘吩咐初七去跟泽尹报备一声。

那日初七见到泽尹后，第二天就得令从鸿渊阁调到茯远居。

初七领了命往藏书阁走去，想起前几天每次三公主来找清嘉殿下，都会引得泽尹君面露不快，虽是不明显，他还是小心禀报好了，省得被迁怒。

灼华园，果真如同所言，冤家一个都不在，阿因放下心。

桐带她在角落坐下，戏台上演着一出有情人因家仇而被棒打鸳鸯的戏码。

「好无趣。」看了一阵，桐转过头来对阿因说，「抱歉啊，没想到是这么无聊的故事。」

阿因也觉得着实无聊了些，便和她闲扯，「你和顾如卿，什么时候能有个好结果？」

桐笑道，「现在不就是吗？他在我身边，我们相守，就是好结果。」

「天族和东荒的联姻……」阿因不免带着歉意。

「与你无关。」桐云淡风轻，像在讲别人的事，「那日傍晚我去了趟茯远居，听见了在池边师父说的那句话。」

阿因回忆起那日，泽尹曾说，「东荒和天界，其中那堆利益纠葛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就算今日没了你，东方闾也不会打算把桐嫁给顾如卿的。」

阿因总算明白了，清嘉是如何扰乱天命的，倘若当时她没有用谎言骗桐，桐或许能顺利跟顾如卿修成正果。如今看他二人，纵使有婚约在身，却因近来魔族的屡屡动乱，天界想借东荒之力平定，东荒却不愿意成为工具，他们的婚事再也不只他们的感情能左右，时机不对，皆是错处。

这一切，桐是不会知晓的，阿因心里暗暗唏嘘短叹。

不一会儿，两人起身打算回茯远居。



「这台戏还不如我们昨日听的内容精彩。」桐点评道。

阿因点头赞同，刚看得要睡着了。突然发觉身旁的桐停下的脚步。

循着她的目光看去，是几个东荒的贵族女子。

阿因听见她们对这台戏的议论声。

「好感人啊，为什么相爱的人都不能在一起？」

「那两人祖上有仇啊，听戏不都是这桥段，莫往心里去。」

「是不是泽尹君和茯夏大人也是这般？」

「你们要死了，敢提起茯夏这个名字。」

「怕什么，天界还能管得到咱们东荒？那个茯夏，就一祸水，害得泽尹君丢了仙籍。」

「那她长得该有多好看？」

「不过魔族的狐媚之术罢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听说常常跟许多男子有过牵扯，有好多段情史呢。」

阿因发现桐愈发沉默，紧抿着唇，眼里没有往常的笑意。

「敢妄议茯夏大人，你们可知罪？」

桐的声音不大，却引来一片寂静。



那几个贵族女子忙跪在地上行礼。

桐不发一言，拉着阿因走了，阿因隐隐听见后面那些贵族女子的冷嘲热讽。

「草包刚刚是发怒了？」

「废物就是废物，不敢对我们做出什么。」

「还不是靠泽尹君撑腰，不然谁给她面子。」

.....

「清嘉，」桐低了眉眼，问道，「你知道为何世人在提起茯夏时，要尊称一声大人？明明她是魔族的人。」

阿因细细想了会，「因为她是泽尹君的妻子？」

「不是哦。」桐看着她，认真道，「因为她曾经在凡界行医，积累下的功德足够深，以至于凡界的人首次破除了对神魔的偏见，给她立了庙宇。」

「可后来啊，发生了一些事，随着受她恩惠的那一代人离去，人们渐渐忘记了她的功绩，如今提起茯夏大人，大家关心的唯有她跟师父的过往。」

或许是童年的遭遇，桐习惯了被人喊草包喊废物，被兄弟姐妹欺负排挤，可是她还是不能忍受别人说她在意的人一句。她懂得察言观色，夹缝中生存，却也懂得什么东西该维护，什么是原则底线。

阿因心里暗暗敬佩，「难怪今日你会为她站出来。」

「因为我总觉得，茯夏大人她该被铭记的，不只有她的爱情，」桐略有些伤感的笑道，「何况，是那些完全被扭曲被误解的故事。」

「世人总喜欢把别人的经历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杜撰多了，总爱添油加醋。」阿因安慰了她一番。

回到茯远居阿因的房间。

桐把门关上，像有什么话要说。

为何要屏退夏琳她们？

阿因给自己和她倒了茶，等着她的下文。

「清嘉，我跟你坦白件事情，你别太惊讶。」

那么严肃，阿因想着逗逗她，「只要不是爱上我，其他的都惊讶不到我。」

「我对不起你，但你也别误会我的心意。」

阿因愣了，喝了口茶压压惊，「.....」

「清嘉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」

阿因一口茶差点喷出来。

不是，这清嘉公主的皮囊有好看到这地步上？

「怎么呛着了？」桐忙给她的背顺顺气，「我是真心拿你当朋友，虽然一开始是因为卿卿担心你，我为了帮他分忧才来的。」

阿因知道自己会错意，拍了拍她的手背，「这有什么好道歉的？」

「因为卿卿担心你，不想你和师父经常待在一起，」桐做好了被责怪的准备，「所以我想我常来，你就可以少跟师父相处了。可是后来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想和你当朋友。」

阿因抬起手，桐以为她气不过想打她，紧张地闭上了眼，眼睛偷偷张开个小缝，看见阿因狡黠一笑，手指弹了她脑门一下，「扯平了。」

桐顾不得脑门上的疼，忙问道，「那我们以后还能像现在一样吗？」

阿因点点头，看她娇憨的模样不禁被逗笑了。

桐给了她个拥抱，不知为何，眼前这人总能给她一种没来由的安心感，让她想起茯夏大人。

「你最好了。」

阿因淡淡道，「我知道。」

「对了，近来东荒都在传闻你和师父的事情，」桐松开她，观察着她的面色，小心翼翼，「可是清嘉，你对师父是怎样的情感？」

「待在他身边，大抵会过得开心些，却也受着煎熬，但若没了他，往后的我也不会有任何差别，只总归可惜了点。」

这番话不就是可有可无吗？桐原先担心阿因是单相思，没想到是两个都不思。

只有阿因懂得，以后当然不会有任何差别，她要么入轮回，要么魂魄消散，泽尹，只是她爱的一个匆匆过客罢了，往后尘世滚滚，她未必为觉着这份喜欢大于天。

膳房。

「徒儿，看着，红焖鱼就该先在锅中炸上一番，再淋上一层酱汁，放入锅中焖个小半时辰即可，」德墟神气地插着腰，解释道。

阿因坐在桌旁，手里剥着葡萄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「您请。」

德墟点点头，先将鱼放入油锅中，噼里啪啦的热油溅了出来，他忙跳开，摸着耳垂，「好烫好烫。」

「刚热锅了没？」

德墟不尴不尬地摆摆手，「不碍事，来，下一步。」

他拿着铲勺，每一下翻动都似乎是在与油锅中的鱼殊死搏斗，面上是一副视死如归的烈士表情。

「调味加了没？」

「啊？」他一拍脑门，「忘了，糟糕。」随即抓起一大把盐巴放进锅里。

阿因扶额，「盐少许。」这做出来的能吃吗？

「没事没事，咱们神仙都重口味。」

「糖加三勺。」

「好嘞。」

「五香。」

「好嘞。」

「豆角。」

「好嘞。」

.....

「徒儿，还有要加什么不？」德墟好像意识到有什么不对，不是，不应该是他掌握局势吗？今天被阿因请过来给她做饭。怎么反倒让她教起自己来了。

「没了，先起锅。」阿因感叹道，「敢情你在师娘身边多年，半点厨艺皮毛都没学到啊？」

德墟嘿嘿一笑，眼里神色一动，「怎么，阿因你先前还会烹饪？」

「忘了，」阿因嚼着葡萄，「就是看着你做菜，就觉得接下来应该做什么。」

「我不信，为师看了你师娘做饭看了几千年，都没看会。」他特意顿了顿，观察她的神色，「除非你来试试。」

阿因擦了擦手，站起身走到灶台边，「红焖鱼吗？」

她略一思忖，而后从竹筐里取出一条鱼，去鳞，切片，入味，烹制，一流程下来有条不紊，看呆了了德墟。

接下来更是让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

红焖鱼，白切鸡，豆筋烧排骨，翡翠白菜等十几道菜端上了桌。

阿因额头上渗着密密的细汗，她拿手帕擦了擦，「你尝尝。」

「妙啊。」他取了双筷子，夹了块排骨送入口中后，忍不住怀疑，「阿因你上辈子不会是个给凡界皇帝老头做饭的神厨吧。」

「没准呢。」阿因懒得跟他贫嘴，嘱咐让他带几道菜回去给桐后，用食盒装了四道菜，「这儿就劳烦师尊收拾了。」

德墟看她提着食盒走出门，没入夜色中，良久，抚须慨叹，「光玄说的没错，有些人哪怕记忆丢了，该是她的东西，还是她的。」

这让人称奇的厨艺不说，上回她一到清嘉体内就懂得用冷凝丸化解忘情草的毒，无一例外，却都指向了那个人，茯夏前辈。

德墟眸色一沉，放下了筷子，「也不知光玄的这一决定，到底正不正确。」

眼前水色裙裳女子的背影，忽远忽近，风里传来清脆的铃铛声。

「渠因。」他像被一团力量覆盖住，挣脱不开，「渠因，是你吗？」

女子闻言，微微地侧过脸，淡雅的眼眸里是一片空洞陌生。

他伸手要去触碰她，可眼前这个女子随即化作一滩血水。

「渠因！不要！」

泽尹睁开眼，又是这场梦。

房内静悄悄的，夜风从小窗里吹入，他身上一阵凉意，起身换下了被汗水濡湿的衣衫，随意披了件衣袍，推开了门。

却见门外站着阿因，她眸光微闪，嫣然笑道，「哟，做噩梦了？」



他好看的剑眉一挑，冷哼了声，「有什么能吓到本君的？」

被识破在面上有些过意不去。

他想扳回三分脸面，逼近她，阿因侧身躲开，不料靠上了门板，似乎有点无路可退的味道。

他俯下身，一只手抵在她头边的门板上，留给她的空间局促狭小，他低下头，两人的鼻尖快要蹭在一起。

时光仿佛凝结，明灭的暧昧在空气中蔓延开来。

阿因镇定地看着他，心里却犹如翻江倒海，泽尹，你若敢亲下来，虚妄也好，执念也罢，怕是要永远伴着我。

不料，泽尹停在她唇边咫尺，「这么晚了，来找我何事？」

他的气息，若即若离地与自己的呼吸交织，阿因只觉脖颈上的血往脸上一窜，不由得将手里的食盒扔进他怀里，「找你喝酒。」

她趁机逃离，背对着他往院里走去，深呼几口气，就当美梦一场，别多想。

泽尹苦笑，无力地靠在门上一阵，自己是发了疯，这邪门的痴狂是怎么回事？

除了渠因，他不可能再对第二个人动心。

月色下，茆远居小院。



泽尹眉间一动，「这些是你做的？」

阿因将菜色布在石桌上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淡淡道，「今天德墟来了趟膳房。」

泽尹有些为难，德墟老头做的菜，能吃吗？

幸好，初七刚去取酒回来，泽尹猛灌着酒，德墟的下厨手艺，早些年在天界是一奇谈，听说是以能把仙者吃吐闻名，味道古怪到亲爹妈都不认识，奈何他本人又极度热衷厨艺。

「你为何一直喝酒？」阿因有些奇怪，夹起了块鱼片，在他怪异的眼神中吞了下去。

泽尹刚想说点什么阻止她，见她神情无异，也狐疑地夹了一筷子。

烈酒送着鱼片入喉，他眸中的异色一闪而过，旋即平淡道，「阿无，这菜是你做的吧？」

「就当答谢这些天你对我的收留了。」阿因也不否认。

泽尹的味觉仍残留着熟悉的味道，他明知不可能，也难几次三番说服自己这些种种皆是巧合。

「阿无，你上一世究竟是什么人？」

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
阿因在他眼里，看到渴求，看到悲伤，看到仿佛要把她吞噬的爱意，但她从来便清醒的知道，这份浓烈的爱不是对她的。

她在顾如卿面前说自己情愿当个替代品，可她不说自己叫阿因也好，不看医书也好，不想告诉他自己会厨艺也好，说到底都是那份无谓的自尊和倔强在作祟，她若情愿，她身上的种种都可使她成为绝佳的替代品。

可不知为什么，自己明明那么小心隐藏，却似乎仍不妨碍泽尹仍是对她有些微不同，但她不会傻到以为泽尹会爱上她，哪怕背叛茯夏。

「是个恶人，十恶不赦。」阿因浅浅微笑，面上尽是云淡风轻，「入不了轮回的游魂，上辈子不是杀人放火，就是罔顾人伦，罪孽深重。泽尹君你不会不知道吧？」

「我不相信。」能仗义地不惜一切代价为他人讨一公道，甚至情愿自己忍受责罚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她口中说的十恶不赦之人？

「不信又如何？」阿因轻笑，击中了他的心思，「不会泽尹君以为我会是哪个仙家的魂魄吧？」

泽尹不语，他的确是这么期望的。可理智告诉他，她要是茯夏，怎么会一丝丝茯夏的神力都感受不出来，哪怕是残魂，也该富有茯夏天生与凡人不同的气息。

「我说笑的。」阿因喝了杯酒，烈酒入喉，泛起苦涩。

可是阿无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好笑。

明明是春日，夜风也算暖和，泽尹却仿佛置于寒冬，这些天升腾起来的妄念的火苗，似被浇了一盆现实的冷水。

他在东荒第一次见到她之前，他犹如以往般颓废，将自己关在房内，看着白天变黑夜，黑夜变作白天。可她阴差阳错下走进他房间，打开了窗，让昏暗的室内被光线盈满，跟他说走出去吧。

那时他才真正开始走出去，试着留意身边的事物，特别是，她。

他面对着她，纵使在这张明艳妩媚的面容上找不到一丝一毫和渠因相似的地方，可她的果敢，她的冷静，她的爱憎，却总能让他想起渠因。虽万分不愿承认，可他确实在不知不觉中向她靠近，将她的喜怒哀乐，悄悄刻入了心里隐秘的角落。

泽尹一杯一杯地将自己灌醉，阿因没有劝他，也没有离开，只是无言。

她毫不掩饰地凝视着他，假如泽尹此时对上她的目光，定会为她眼里的执念所动容，说不定会难捱过对茯夏的承诺，咬上她的唇，一醉方休。

也不知过了几个时辰，天边泛起微白。

昨夜的酒，让泽尹换得一场安眠，他伏在石桌上，狭长英气的双眼紧闭着。

阿因笑了笑，轻松释然地站起来，忽然俯下身体，嘴唇亲吻上他的眉梢，柔软的唇瓣轻轻擦过他冰冷的额角，只稍一触碰，便立即抽身离开。

刚起床的初七揉着惺忪的眼，正要去小院里收拾，便看见阿因走出来掠过他，还来不及行礼，只听闻她一句，「帮泽尹君取件披风盖上。」

「是。」不及他答应，阿因已经走远，初七感到古怪，嘟囔着，「公主今日走得好生急。」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